

The
Merry Leaf

幸福之叶

陈玉慧 著

Jade Y. Chen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最想喝的那一杯茶……

一位安溪来的制茶女子与中国台湾乌龙茶之父李春生和苏格兰冒险家托德 (John Doid) 在清末的大稻埕，演绎出一段有关爱情与茶叶的动人故事。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The
Merry Leaf

—
幸福之叶
—



Jade Y. Chen

陈玉慧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之叶 / 陈玉慧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4

ISBN 978-7-5502-9376-2

I. ①幸…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437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8-0498 号

幸福之叶

作 者: 陈玉慧

出版统筹: 柯利明 吴铭 段雪坤

监 制: 高瑞贤

策 划: 高瑞贤

责任编辑: 张 萌

特约编辑: 王卢佳

设 计: 仙境设计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5 千字 710mm×1000mm 1/16 18 印张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9376-2

定价: 39.8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68210805

南国小镇方才下过大雨，天色因此略为迷蒙。一群安溪仕绅或站或坐，他们聚精会神地看着一个小女孩，她刚刚拿起桌上半杯茶，正在细细品啜。

那是福建西坪一栋土楼中庭。四周静悄无声，连鸟似乎也不敢飞过。

几张八仙桌，几条长板凳，一字排开的茶壶，几十只茶杯列成方阵，桌旁的竹炉煮水汩汩，微有声。沸腾山泉高冲入壶，炉烟袅袅，而满院茶香。

“知否？”一个人打破沉默，忍不住问起。所有人立刻要他安静。

女孩的脸庞很清秀，年纪虽小，一双凤眼和柔和的菱角嘴，使她看起来气质非凡。她坐在一张太师椅上，放下茶杯，无语。

“阿云仔，是什么茶？”一个男子终于站了出来，低头问她。

女孩抿了嘴唇，看着男人慢慢地吐出字句：“阿爸，是赤石奇兰香的竹叶青。”

一群人彼此互望，然后，仿佛约好似的，突然齐声赞叹起来：“啐！”

那是一个秋日，安溪茶人办了一个斗茶会，他们出面要魏明出席，魏明带了九岁的女儿魏芷云参加。魏家有女会识茶，短短几天便传遍了安溪。

西坪山谷。

那一年春天，在斗茶会之前，魏明尚有余力在茶山监督采茶。也就是那年春分，魏芷云不肯继续绑脚，已经绝食了几天，他为了让她进食，答应让她去采茶。

“这一季茶就叫阿云仔茶哦！”魏明鼓励女儿。他们赶在午时之前抵达茶田。家仆阿成背着魏芷云，一路不停歇地背到茶山入口才将她放下，拿出手帕拭汗。

魏芷云兴高采烈地在茶田之间走动，但行动不便，步伐缓慢。

未至午时，天色明亮，整座茶山静谧无声，像一把刚调好弦的古琴。茶田已苏醒了，茶叶上薄薄的露水已逐渐蒸发，茶树全绿得闪闪发光，瘦削的魏明站在田埂里，再也走不动了，只能喘气。

“阿云仔！”他努力地唤着远处的女儿，但声音微弱。

走路不便的魏芷云，才抵达茶田，便疾疾地往前，她要赶去阻止一群男性茶工。

“在午时之前，茶叶千万不要摘取。”她连忙向一群人吩咐。

魏明也加入魏芷云和一大群茶工的行列，大家仰望天上的太阳，等着午时降临，而午时随时将降临。

3

那年的春茶真的叫阿云茶，至少魏明是这么称呼的。

采茶后，魏明嘱咐将茶叶挑至茶坊，让叶子径自在日光下萎凋一会儿，便要魏芷云来接手原本负责摇青的工人的工作。

虽然几年前起，小小魏芷云便跟着父亲出入茶坊，但没有人相信，一个小女孩也懂制茶，茶工安静地看着她。

魏明再度仔细地向女儿说明工作，魏芷云举止优雅，不疾不徐，就那么轻轻地晃动茶篮，反而是魏明因烟瘾在身，很快不支退下。魏芷云接手不停，条理分明，一切就序，摇出来的茶叶，香气满溢。魏明坐在一旁打瞌睡，一下便被香气惊醒，他站起身，靠近茶篮仔细嗅闻。

“这茶为什么不一样？”魏明问魏芷云。

“因为搅拌次数多了。”

魏明充满血丝的眼睛泛出泪光。“我们魏家茶有传人了。”他咕囔起来。

阿云茶制出后，大家都噤声了，喝过的人印象都很深刻，茶叶短短两天便卖了个精光。那一阵子，总有人上门来求买几斤阿云茶。

4

也就在这个夏天，命运的筹码在魏芷云的人生置落了。她把房门关上，盘腿坐在床缘，开始解开她的人生束缚。

那是一个破天荒的决定。她坐在床板上，仔细地拆除绑在脚上的白布，她再也受不了，不是因为无止无尽的疼痛，而是那些布让她失去行走的自由。

在西坪村中，以前没有人，以后也没有，从来没有一个女孩敢这么做。不知哪来的勇气，她将绑脚布丢开。她抛去了那份身份证明，那块血汗布。

她是一个茶商的孩子，跟别的女孩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如果非要说不同，只有一点，她爱往外跑。

她吵闹几百遍了。她要去茶田，她属于西坪一望无际的丘陵。过去，她的心不知在那里驰骋了多少次，如今她再也不想做那些相同的梦了，内容大同小异；她站在荒野中，一只老虎朝她奔来，但她动也不能动。

她从床缘慢慢移步，小心将已弯曲的脚骨置于地面，站直后脚底像有无数针刺般，疼痛使她的眼泪迸出，头皮发麻。她一小步一小步地走。

一整个上午，西坪山谷仿佛像情人般地等候她，连夏蝉也合唱起来，似乎全要迎接她。

魏芷云走到门边，注意倾听门外动静。只有啄木鸟专注的啄木声，她认识那只

啄木鸟。它陪伴她一整个春天。窗外走道上湿漉漉的，可能刚刚有人挑水走过洒泼了水，但走廊寂静无声，仿佛这个家在中午之前集体陷入沉睡。

她扶着墙壁，一手提着她从前偷偷藏起来的一双草鞋，慢慢地溜出房门。她走过走廊，往后门去。从那里，她穿上那一双过大的草鞋，一路慢慢走到茶山，那里是她心灵的花园。

采茶季节又将至，茶田绿得像已经滴出油般，茶叶已够肥大了。她摘了一片茶叶，走至茶田的树旁，躺了下来，嗅闻着手上那片茶叶。四周如此静谧，只有蝉声。尽管脚痛，魏芷云却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似乎闻到父亲今晨泡的那一杯铁观音。

5

梯田远处，西坪男孩高青华刚刚放完牛，走在回家的路上。

他发现有人躺在树下，他从来没看过女孩这样躺在树下，是魏家茶女？他从来也没那么近距离看过一个女孩，他全神贯注地看着她，那么专心，仿佛一不小心手上的蟋蟀便会跳走。

他小心靠近，本想恶作剧，却被女孩脸上的柔美又妖冶的表情吸引，那女孩躺在茶树田边的草地假寐，嘴唇透露出愉悦的笑意。

6

魏芷云回到家时，她的母亲魏好已要家佣阿成出去找女儿。她责怪他没注意女

儿出了门，她时而坐在一张太师椅上，时而又站起身来。

魏家女儿像山头云般飘进了门，她母亲看着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女儿竟然没穿鞋子，不，竟然没绑上绑脚布。

“你家女儿以后嫁不出去了。”她转头向丈夫说话，“嫁不出去了，嫁不出去了。”

魏芷云的父亲正在吞云吐雾，对妻子的大声嚷嚷不以为然：“嫁不出去，就留在家里，我养她。”他讲得那么理所当然，仿佛事前便考虑过这件事。

魏好着急地看了一眼女儿，又看了一眼在吸鸦片烟的丈夫，再也说不出话来。

魏芷云慢步走入客厅，坐在父亲的鸦片床边。她父亲神情祥和，眯着眼睛不知已云游何处。“阿爸！”魏芷云轻声地呼唤，将他从远处唤回。

“你喝一口。”魏明似乎想移动身体，但动弹不得，他以眼神示意，朝向桌上的茶杯。他人瘦，太瘦了，瘦到连笑都看起来有点不自然。

魏芷云迎向父亲的微笑，取了热水，重泡了碗茶。才打开茶盖，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香气优雅而鲜爽，略带桂花香味。汤色金黄明亮。魏芷云轻啜一口，满脸微笑。她父亲倒是说了话：“这滋味够醇细吧！……知道是何家的茶？”

“嗯，知道……这是罗岩村的黄旦茶。”

“知道为什么叫黄旦茶？”

“不知道。”

魏明咳嗽了一会儿，他似乎想要长篇大论，才一开口，女儿便打断他：

“当然知道！那是罗岩村的故事，王淡嫁到西坪来，带着幼苗，精心培育，苗树长得枝繁叶茂，成茶后冲泡，奇香扑鼻，‘王淡茶’渐渐成为‘黄旦茶’。”

“噯，但这黄旦茶没有咱家的好！”她又加了一句。

“人家林金泰要把黄旦茶卖到新加坡去了呢！”

“你怎么知道的？”

“新加坡已经被英国人占领，前几日有英国人找上了林金泰。”

听到这里，魏芷云眼睛都亮了。她坐正身体，看着正在抽烟的父亲。“爸……

咱也去新加坡卖茶，好不好？”

“好是好……”魏父话在嘴边，但心已不知飘向何处了。

7

魏芷云站在中庭，望向屋内。客厅有一个熟悉的人影，那人正在和父亲说话。她移身靠在屋墙倾听，但听到的话语十分破碎，只听到父亲呵呵笑了起来，那人也笑了。过了一会儿，那个男人便站起身告辞。

魏芷云从弄堂穿出，努力加快速度走向外面庭院，那个戴一顶西洋帽的男人步伐快多了，他已经转身离开了魏家。

魏芷云瞪着摆满院子正在晒青的茶篮，捧起一些茶叶嗅闻，又放下了茶叶。“那人是送大烟来的吧？”她去厨房问了母亲，母亲没看她一眼，也没回答。

8

那些年，英国植物学家及探险家福钧已来过中国台湾，进入淡水河，利用望远镜观察过台湾百合，他也费尽心思地将龙井茶树从中国带出，在印度大吉岭栽种成功，并已大肆卖入英国。他是第一个知道红茶或绿茶都是来自同一种树木的欧洲人。

根据怡和洋行厦门总买办史宾塞先生的交代，两个华人仆佣站在岸边等候，他们在旁边的客栈已等候了两天。前两天因有台风，仅仅由厦门驶至鼓浪屿，都没有船夫愿意，眼下的鹭江江水还算平静，但天色灰涩、暗沉。

托德和未婚妻珍妮终于抵达鼓浪屿。他是来担任怡和洋行香港分行的买办工作的，香港分行尚未正式成立，未来将由厦门分行的史宾塞先生掌管，托德将成为史氏的手下。

托德来自苏格兰威斯特摩兰，从小的梦想就是到亚洲去探险，尤其是中国或印度。家乡人的大航海冒险故事启发了他的灵感，使他热血沸腾。那一年，他二十二岁，上了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从学徒开始，在船上度过了五年时光，每天在工作之余听取船长和船员在世界各地的传奇，不过也有不少是酒后的胡诌。

史宾塞已在鼓浪屿为托德租了一栋荷兰人盖的楼宇，并差人买了一架中式床铺，因担心托德腿长，已将四面床上的架子拆除了。史宾塞夫人还为托德女友准备了鲜花、油灯和肥皂、蜡烛。

他们一行人将他的行李安置到楼房里，接着便到史宾塞家去，那里已有人在准备迎接他们的宴席。

托德抵达没几天，史宾塞便安排大家玩板球。

他们乘坐滑竿前往赛场，二人各坐一台，滑竿由二位抬夫运送，托德非常不习惯滑竿的颠簸，但沿途都忍耐着，并陪着史宾塞大声说话。史宾塞谈起他对未来业

务的期待。“据我所知，这鸦片买卖是最安全、最有绅士气派的投资生意。”史宾塞滔滔不绝，“我们的优势，便是我们的一条龙服务；在汇兑一事上，我们在孟买或加尔各答的市场，以卢布对银元预付贷款，比价非常有利，而在中国境内销售，我们又可回收银元……”

史宾塞是一个对数字熟稔之极的人。“仅在六三至六四年间，怡和的总营业额一千二百廿八万银两，鸦片销售便占了五分之三！”

托德仔细聆听，先是小心透露自己的看法：“怡和船队运送鸦片费用较低，而且自己经营的保险公司也节省了保险费。”他这一个月来在船上想了很多，但还是忍不住一见面就提醒他的上司，“只是怡和的优势在沙逊的强大攻势下，已开始失去竞争力了！”

“听说他们的人也来香港了，”一听起沙逊之名，史宾塞脸色转而不悦，声调也提高了，“那沙逊家族连英语都不会说！我不相信他们会有什么未来！”

11

板球赛局出乎大家意料，战局紧张，洋行会计诺曼不小心绊在球上，摔了一大跤，流血不止。托德立刻和一群人护送他到军医院。那里只有两个英国医师，但有无数排长龙的中国病人。病房内有病人一个头肿成两个大，也有婴儿因全身灼伤正在哭闹，更多是坐在走廊默默等候的人。

诺曼的伤势不严重，但整条腿被绑在木板上，被人又抬了回去。

托德在离开医院时，意外地走进一间病房。病人个个面黄肌瘦，看起来几乎像骷髅，而好几个人躺在木床上呻吟、低吼，几个壮汉在拉着一个男子，他痛苦地以头撞墙，不断地抽筋、发抖。

托德的父亲也是水手，过去在一艘苏格兰商船上染食鸦片。后来，他下了船，

返回苏格兰老家，经常两眼无神，茫然地坐在家中沙发上。

有一次，父亲因没有鸦片可吸，摔破了无数的威士忌酒瓶，抓着碎片，以至于手掌的鲜血都流了出来。托德永远忘不了那只流血的手。

那年冬天，他父亲在一个夜晚外出，没带钥匙出门，半夜回来无法开门，便睡在门前，因而冻死。而他自己一夜沉睡，早上开门时才看到一具尸体，父亲的尸体。

那些人使他想起父亲，想到他父亲一生的漂泊和苦痛。

12

在鼓浪屿，托德开始做梦，他从来没做过那么多的梦。

托德带珍妮到日光岩，他认出岩石上刻的“日光”两个汉字，听说中国人的英雄郑成功，曾在此训练水兵和操练船只。

他们站在日光岩顶端，从那里眺望厦门城和鹭江，微风吹过，珍妮柔和的脸转向他：“你说说，我们为何不去香港？”

托德沉默，他的沉默像水银般饱满、坚实。水银开始摇晃。他请珍妮再耐心等待，因为他很快会离开史宾塞，自立门户。

“为什么？替怡和洋行工作有什么不好？”

“我有一个梦想，我想尽快实现。”

风愈来愈大，吹得珍妮的头发都乱了，但托德的眼睛炯炯发亮，他说：“苏伊士运河已经开通了，我们的机会来了。”

珍妮把被风吹冻的手贴在托德的脸颊上。

托德紧闭着嘴，看着前方。那是一个美好的艳阳天，二人都没说话，托德的心情却像海水拍打着岸边，那么迫切。珍妮眼光望着托德，托德则望向大海。

“渣甸和史宾塞先生一心只想卖鸦片，这不是我们的未来。”

“……我不管未来，现在呢？我们谈话的现在？”

“珍妮，甜心，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证明给你看，我们会在中国台湾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届时你会是全世界最美丽的新娘。”

他站在日光岩上对她说话，仿佛是在宣誓。他要创造自己的事业，在远东这神秘之地，这是他从小的梦想。儿时，他常在自己手绘的地图上做梦，无论是南非的黄金、钻石还是印度的棉花，或者中国的丝绸，他做过一个又一个梦。他要拥有自己的事业和王国，他要完成他父亲所不能完成的梦想。他要实现大航海的蓝图。

“鸦片从来不是我的选择。”他说，他以前便经常做噩梦，一群矮小的人，围着他，向他索求他身上的药，他不肯给，那些人上山下海追杀他。

“我有一个大秘密。”托德搂着珍妮说。

他的创业计划始于与必麒麟那次在孟买的见面。两个心怀大志的船员畅谈了一天一夜，然后必麒麟便出发往中国去，现在人在中国台湾。他此行要去和必氏谈合作，他要与其一起开创事业，他已经联络上宝顺洋行的颠地，他将说服颠地合作新事业。

“为什么是中国台湾？”珍妮笑了。

“必麒麟说那里美极了。”

“珍妮！”他抚摸她的金发。他告诉她，他们的梦想将成真，他的眼睛发亮，沉默的水银已泻落，话匣子一打开便再也关不上了。

“中国台湾，我从来没想到，我的人生会跟这个名字有关系。”

那是珍妮那一天的结语。

史宾塞指派李春生协助托德，一起准备去香港设立分行。

李春生是厦门的一个洋派青年，也是当地极少数会说英文的华人。他为史宾塞工作数年，因从小便由施敦力施领洗，学会了英文，是史宾塞最得意的助手，在厦门，几乎所有需要与中国人交涉的事情都由他经手。

“他是一个正直可靠的青年，举止得体，为人处事也不卑不亢，十分精明，反应极快。”史宾塞向托德赞扬这名中国助手。

托德和李春生很快成了朋友，李春生告诉托德自己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我很少见到这么谦冲的英国人。”

而托德也非常欣赏李春生，他回答：“我见过的华人虽然不多，但这么聪明的应该是第一位！”

他们才见面就聊了好几个时辰，完全忘了用餐，一直到办公室的油灯全点起来，他们才中断谈话。他们谈贸易，他们学中文，谈论李春生说的“生意”两字，生和意。



托德与李春生乘船渡鹭江到厦门。

史宾塞吩咐他们去一家典铺收购英国家具，典铺装潢很别致，老板是广东人。

典铺是一栋两层的洋房，老板看起来不像商人，更像个文人，他走出来迎接二人，并要人把典铺的东西全介绍给二人详看。

有一名仆人端上茶碗，托德误以为是汤碗，后来才知道是茶碗。

他把盖子打开，发现里面是颜色略淡的热茶。

“有糖和牛奶？”托德问。

那一天，托德决定做一个野蛮粗鲁的“番仔”，街上小孩常跟在他后面这么叫他。他想在茶里加牛奶和糖，为什么不？

但那杯茶使他吃惊。

茶水是如此清淡，远不及那些年他在家乡喝的那些顶级饮料，家乡的英国茶可是大大方方地掺加奶水或奶精及一汤匙一汤匙的糖，相较之下简直就像浓妆艳抹的妇女。此茶清淡，但清淡里却有一种韵味，同时又很温润。

“这是什么茶？”他忍不住问。

“安溪铁观音。”

托德就这么爱上这茶，那一刻起，他连古董都没心思看了。离去前，托德反而在典铺买了一套德化瓷具，因为老板告诉他：“喜欢喝茶不妨用用好茶具。”

15

那一年，旗昌和怡和及宝顺洋行着手划分在华的航运势力范围。太古洋行正式开业，该公司准备对华销售纺织品，并将茶叶和丝绸销往英美及澳大利亚。除了外贸，太古洋行在开业不久即获得利物浦远洋轮船的专门经营权，旗昌洋行则购下长江航运所有对手的船只，准备垄断长江航运。宝顺洋行已在这波竞争下逐渐不敌，宝顺洋行创办人决定将洋行股份贱价卖给托德。

16

李春生也不喜欢鸦片，他常说：“这是害死中国的毒药。”但洋行的生意便是以卖烟来换茶及白银，这让他很矛盾。他在史宾塞面前不动声色，账也算得清楚，但遇到烟瘾大的华人，他总是私下忍不住斥责：“颓废、腐败的畜生！”或者，“这

是火坑，你们为什么要跳下去？

“撇开我们对鸦片的好恶，经营鸦片的利润已在大幅下降，”托德下了结语，“聪明人的事业绝不会是鸦片！”

这一天二人必须到厦门一家烟馆，他们舍轿不搭，徒步而去，一路上还在聊天。

到了门口，李春生突然迟步不前，托德先跨步走了进去。整栋楼房乌烟瘴气，烟雾弥漫。房间很阴暗，为他们引路的男人看起来表情诡异，他们被引到一间较宽敞的屋子内，里面一张木床，朱老板半躺在木床上抽烟。李春生看了托德一眼，他不确定这是否是谈生意的好时机。

朱老板已经晕了，连名字都叫错了，一直笑眯眯地对他点头。

朱姓布商是欠债人，怡和洋行和他签约，订了几百尺薄布来包装阿芙蓉。他收了订金，季风帆快抵达泉州了，但他还迟不交货。

托德仔细聆听李春生和朱老板对话，偶尔注意烟馆里抽烟者的动静，甚至把烟管拿起来仔细研究。

“要抽欧平庸吗？”有人用洋泾浜英语问。他坐正起来。“不，不，你怎么会问我？”他带着不屑的表情，使发问的人不了了之。

他们在那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坐了很久。李春生逐条逐目地和朱老板对账，虽然朱老板旁边一个跟班人早把账簿和他都对过了。“账没问题。”但原先订的薄布一直没交货，如果三天内再不交出布来，那么朱老板得赔上一千银元。

白布是交不出来，因为布商意外过世，他们原先没有发现，最近才知道。这也不能怪朱老板，因为死者住的地方离这里乘船也得一天半。交谈过程中，李春生告诉托德，他们倒愿意换上茶叶来抵债。

“茶叶？”托德好奇。

一个躺在旁边抽鸦片烟的人突然像醒过来般问托德：“你一个番鬼，也爱喝茶？”托德回问：“这也是安溪铁观音？”

这茶确是安溪铁观音，应该是最好的茶了。以前这茶是送到京城的贡品，而做茶的魏家女儿的铁观音一两难求。

“以茶叶抵债？”托德看了一眼李春生，李春生点了头，托德放下茶碗做下决定。

17

经过几天的思索，托德和李春生聊起茶叶，并达成协议，他们将一起到中国台湾去考察茶叶，如果一切顺利，未来，二人会和必麒麟一起合作在中国台湾卖茶。

托德告诉李春生：“你也可以投资和拥有洋行股份，无论如何，我都将聘请你担任总买办，并付你比怡和洋行更优渥的薪饷。”

李春生答应了托德，他先担任总买办，未来也要投资。“我有一种预感，上帝要我到那个小岛去大展鸿图。”他告诉托德，“我会很快买下股份。”

他同意托德，中国急需新兴工业，以便急起直追欧美，他们不做鸦片生意。“鸦片生意获利虽仍不差，但其中有极大比例的银两是用来贿赂中国官员的。”他告诉托德，他不能再置身其中，这门生意不但毁了中国人健康，也毁了中国的前途。

托德立刻向他伸出温暖的大手：“我保证，我们永远不做鸦片生意！”

18

托德非常佩服福钧，他已经熟读了那本英伦寄来的畅销书，福钧在书中仔细地说明了他如何从中国海盗手下保住性命，并且辛辛苦苦用玻璃的温室箱将茶树运出中国。托德将书借给李春生，希望他也能读。